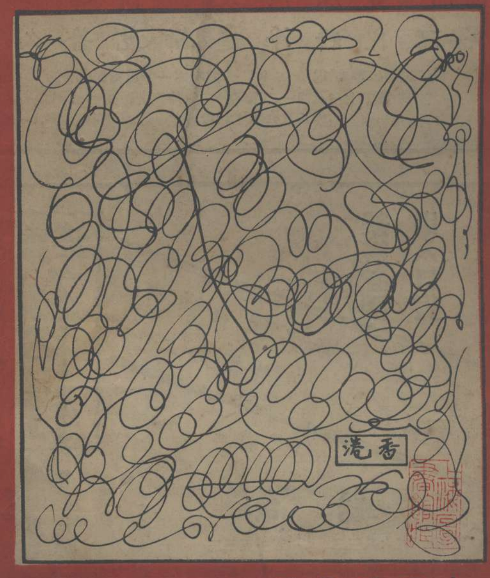
漫畫漫話

萬人周報增刊

第一期 1-2 特大號



中國現狀圖

七怪集體創作

民國三十五年十二月廿一日出版

漫畫漫話

萬人週報增刊

發行者 聯合出版社 香港畢打街畢打行六樓

督印人 范甲

承印者 西南圖書印刷公司

厚酬徵稿

一、本刊歡迎下列稿件：

甲、漫畫（須用黑墨，鉛筆稿不合用）。

乙、漫畫題材（即將畫意寫出，交由本社畫師代繪者）；

丙、笑話（以中國笑話爲佳，切勿抄襲流行著作）；

丁、諷刺或幽默文字。

二、甲種每幅致酬起碼港幣四元，乙種每段致酬起碼港幣二元，丙種無論字數多少，每段起碼致酬二元，丁種每千字致酬十元。佳稿另贈酬金。

三、來稿重質不重量，切勿過於冗長。

四、投稿時務請附一信封，寫明投稿人之地址，並貼足額郵票，俾合用時寄閱稿費單，不合用時寄回原稿。

五、來稿請寄畢打行六樓聯合出版社漫畫漫話編輯部收。



原子彈時代的軍事大檢閱

發刊詞

人生在世究何爲？

寧不是有時笑笑人家，

有時給人家笑一笑？

是爲序。

建國卅五年十二月吉日會稽三蘇序於香江百年無一用是書生樓






莫洛托夫向蘇聯卵翼之下的巴爾幹說：「孩子們，不要出聲，你們還不能飛哩」！



老子和孩子的棋賽



「熟性」　奕琪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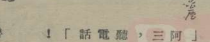


「請不要呼吸得那麼急迫，我的眼鏡完全給水蒸氣遮住了。」　魯歷作



哎喲！　魯歷作





「阿三，聽電話」！　魯歷作

本地風光



電影院裏



蟾蜍蝕月圓

魯歷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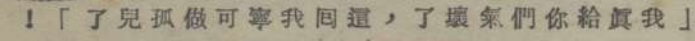
「讓我再度一次，把尺寸度準一點」。 魯歷作

父母子女



「你敢同你的母親吵嘴嗎？老實說，我也要讓她三分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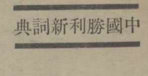




「我真給你們氣壞了，這回我寧可做孤兒了」！



「爸爸今天的樣子才有點丈夫氣」。



中國勝利新詞典

女人：「親愛的，你快點將錢存進去，我在等着要支款啦」。　　魯歷作













論英國文化與香港之關係

三蘇

最近，英國那一個文化促進委員會中東區主任基爾蘭爵士，自英來港考察文化業務，以便促進殖民地文化。抵港之後，會經招待記者，闡述任務并考察在港設置代表，展開工作，以溝通英國與當地民族之文化關係。

三蘇靠墨粉兩筆食飯，自命亦係參加文化工作，雖然不敢稱文化人，但總非「非文化人」也。同時三蘇又幸得居于英國「殖民地」，目睹香港之文化，今日欣逢基爾蘭氏來港調查文化情形，欣慰之餘，竊致與基爾蘭爵士一論之。

基氏所闡述文化促進委會關係，如派出教師，在英國大學設外國留學生免費學額，舉辦展覽會，歡迎外國觀光團，製備英國唱片送各地播音台廣播等等，可謂周且多矣。不過三蘇想了一晚，覺得此等工作，謂之宣傳英國文化則有餘，謂爲促進英國文化，促進英國與殖民地文化關係則未也。尤其基氏謂該會在各殖民地設置代表，從事推廣當地之英國教育，難道此即所謂溝通兩國文化關係乎？若然，則三蘇不禁自嘆才疏學淺矣！

照基氏所說種種，則中國人亦已經完全做到。趙少昂開畫展，香港團體歡迎英商務團，張月兒在播音台唱粵曲等等，不亦係促進文化委員會之工作乎？香港幾個人已經辦到，何必一個委員會。可惜張兒唱粵曲，未必有歐籍人士去聽，不能達到「使外國人士欣賞中國音樂」耳！中國之古董舖頂多外人光顧，則古董舖勝于開覽展會多矣！

我不知道基爾蘭氏識不識中國文字，懂不懂「如要停車乃可在此」之香港地中文，如果識得，大可抄之于日記部中，回英覆命。因爲此種文字就係一百年來，香港人的英語教育與聽英國唱片看英國展覽會的結果。我想基爾蘭氏對此一定很滿意，認爲此即係促進英國與殖民地民族文化關係成績，如果基爾蘭氏聽到香港人說英語之流利，大抵可以躊躇滿志矣，看到香港青年小伙子的手捧英文雜誌，日讀英文報紙，發夢做買辦，大概拈鬚微笑，認爲吾道不孤矣！

記得日治時代，「皇軍」的「文教課」也是促進日本文化的，也是促進日語教育，也唱大東亞主義，溝通中日文化，也開日本某某展覽會，也歡迎香港所謂文化人工商界去日本觀光，播音台也唱日本唱片，也招考留日免費生，也派出教師到各學校担任教席。當時以至現在，大家都說日本狼子野心，施行文化侵略！而基爾蘭氏來港却大受人們歡迎這一點，顯出香港人對英國文化認識果然不同，也證明英國文化的偉大，基爾蘭氏又可以滿懷安慰回去了。

不過，我不知道基爾蘭氏有否到大佛一行，聽聽『哈勞鐘』的英語，把牆邊生活，考察一番（那裏常常開原始生活展覽會的）這一種文化似乎也該列入備忘錄內，作爲發展殖民地文化的參考那些站在大佛之前的花枝招展女郎正是日夕幹着溝通中英文化的工作，這話並非說笑，不少外國人回鄉之後，對中國女人的印象，就是如此這般，但是基爾蘭氏的未必如此吧！

香港文化，不外如此，應該如何促進，三蘇自問不敢置一詞。不過，如果基爾蘭氏有意實地調查，我倒想提出幾個地方，那裏都是值得基爾蘭氏一到的。那是：九龍塘，（最好捨私家車而乘巴士。）文錦渡，碧街，大佛（以夜遊爲宜。）第三街。香港文化，盡于此矣。如果再介紹一點，就是香港的團體，歡迎英國團體時，各名流的英語說得蠻好，在歡迎中國團體時，他們的國語說得有點廣東土風味，而且，還夾着一點英文焉，這就是百年香港的文化最具體的結果。

我以爲香港之英國文化已經不必再費若干精力去「促進」了不見得還怎樣不够吧！最好是英國文化促進委會設置代表到廣州，因爲廣州近來接受美國文化太多，需要一點英國文化，同時，那裏最近鬧着些最荒謬的風潮，不說收回港九，就說與香港絕交，停運貨物，在此種種，都由于對英國文化未有認識之過。如果廣州人天天都不看中國報紙，而手執一卷英國泰晤士報，則王水祥死後，未必開什麼後援會，張添祥死後，未必派參議員去深圳也。基爾蘭氏既負有溝通民族間文化，促進英國文化的任務，還一點似乎應該從速展開工作。基爾蘭爵士亦以爲然否？

人與狗



標準愛犬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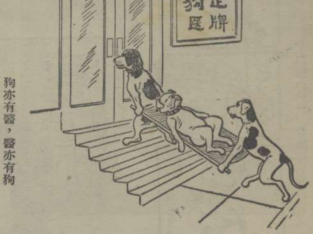


是之謂警犬

汪汪！



狗亦有醫，醫亦有狗



舉頭三尺有神明







「太太，何必動氣，我們不收你的電髮費就是了。」

（專利權登記局內）「我不能久候你們的局長了。請交給他，這是一顆新式計時炸彈的樣品」。

二蘇（一）　魯歷作









大魚食細魚，細魚食蝦，蝦食沙，沙明水淨圖
——因泉作——

爭坐位帖





討厭的演說

粵生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男女來賓：（咳嗽）今天，是劉先生和馬小姐舉行婚禮的一天，兄弟，恭逢盛典，叨陪末座，實在是——榮幸之至！劉先生和馬小姐的戀愛經過，雖然兄弟知道最詳，但剛才已有十多位先生說過了，現在距離入席時間不早，兄弟也不再囉唆，兄弟現在謹向劉先生和馬小姐恭賀兩句，不過兄弟才疏學淺，不善辭令，這一點，要請劉先生和馬小姐原諒（咳嗽）兄弟要恭賀劉先生和馬小姐的兩句，是出在詩經上的，各位都知道詩經是中國最古的書，大約在……在：為千年前便有了，以後，詩經雖然經過孔夫子修改了一番，但是，兄弟現在要拿出來的兩句，却沒有被刪掉，這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不過，這兩句詩的原文，兄弟記得不大十分清楚，如果說差了一兩個字，請諸位原諒，因為詩經有三百多篇，記起來是不容易，同時，自從民國二十三年，兄弟害了一場大病之後，記憶力也大為減低，提起兄弟民國二十三年的大病，所以病得這樣利害，（大聲）完全是害在庸醫的手裏面，那個醫生他不但沒有醫好兄弟的病（舉手，更大聲）而且還騙走了兄弟的五百塊藥錢（拍桌子）各位來賓想想，天地間有這樣混帳的醫生沒有？兄弟要不是命長，老早就死嘍！還有今天！所以！劉先生和馬小女士今天結婚，兄弟……



勇爺到港記

吳起

勇爺的名字自然叫阿勇，但他的年紀不過十八九歲，大家稱他一句勇爺，却是別有來由的：原來他有六個姊姊，淸一色的都是嫁給人家做妾侍，他旣然不能是正式的舅爺，但實際却與舅爺相近，因此大家就尊他一聲勇爺，說勇字看差點就係個舅了。

勇爺這一次到港來，投靠的也是他的「姊夫」，名字叫趙老二的雜貨店老板，勇爺的鄉下抽壯丁，他不敢逗留多幾天，冒冒失失的投到香港，希望在趙老二的店裏當一名夥記。可是，由于他的姊姊「失勢」，趙老二並沒有怎麼招待他，對于他的請求，却拿「生意不景」擋了駕。然而趙老二看在他的二姨太臉上，倒沒有把勇爺怎樣難爲，食住供應，勇爺也就樂得淸閒，只要還裏不抽壯丁，他已經覺得滿意了。

然而勇爺的太平飯吃不到十來天，他就弄出亂子。起初，當他到港的第一天，趙老二就吩咐過的。香港不同內地，無論衣食住行，說話，拉矢，都不能過于隨便，一切都得依照「皇家」法律，雖然趙老二口口聲聲說香港比內地自由，說英國政治修明。

勇爺第一次碰釘是這樣的。有一天，他在路上閒逛，瞧見路上水兵手拿炮仗，口啣烟捲，隨意乒乓的放。他不該一時見獵心喜，立刻到紙店買了一包炮仗，沿途大燒特燒，正在得意忘形，不料樂極生悲，一聲叱喝，一隻穿了警服的手就拉着他胸口，結果坐了一晚牢，翌日趙老二保了出來，他是足給趙老二臭罵了大半天。勇爺却始終不明白自己犯了什麼法。

事隔兩天，亂子又來了。勇爺跟他姊姊到街上買小菜，姊姊買了一隻母鷄，交他拿着。正在這時，一架大貨車駛到，霎時間，街上的人鷄飛狗走，勇爺只聽得一片走鬼之聲，却不知什麼事。他站在一邊細瞧，只見一個大漢抽着一個捧了一籃糖果的小孩，伸起大拳，猛揍一頓，小孩子沒齒大叫，却是沒人理會。勇爺正在不解，不料禍從天降矣，他又給一名穿制服的漢子捉住，勇爺大叫道：「我並沒有燒炮仗呀！」那人冷笑道：「還要燒炮仗麼？你瞧你的鷄！」勇爺低頭一看，母鷄依然活潑潑的，毫無毛病，勇爺的手指正挽牢一根水草，草是緊紮着鷄脚，鷄頭下垂，屎屋的叫，勇爺又是不知就裏，楞大眼望那人，那人却把他硬推上車，道：「便宜你了，得有汽車遊河！」經過幾小時，他的姊姊才及時趕到，繳了罰款，領他出外。勇爺乃問姊姊是個什麼道理？姊姊說：「他們說你犯了虐畜之罪呀！我也不明白是什麼。」勇爺只好閉嘴。回到家裏，少不免給趙老二又大罵一頓，說他不該不用雙手捧母鷄，却把母鷄倒吊着拿，叫母鷄無緣無故的受苦。勇爺道：「一刀殺了它不更受苦麼？而且，那大漢　小孩子不更叫人受苦麼？又該怎

麼罰！」這一來，却把趙老二氣得暴跳如雷了。

自此之後，趙老二對勇爺一發厭惡，其間還有幾件事給趙老二絕壞的印象，例如他去輪布短收了幾尺；去輪毛冷，跑了兩次都太遲，（雖然他天未明就出門。）第三次，他發奮了，先一天晚上就躺在人家店前去睡，等他醒了，原來却在路邊，店門前早已排了一條長龍，結果，他依然空了手回來。諸如此類，都叫趙老二發火。有一次趙老二問他會幹什麼？他說會踏單車，這技術現在又失了地盤，終于他姊姊看不過去，私自掏腰包叫他去做買賣，吩咐了他的門路，最要緊的是聽到走鬼一聲，馬上得跑，否則拉進局裏，趙老二決不肯費大本錢贖他的。勇爺滿口應承。結果呢，不到五天，勇爺興冲冲的回來，担子沒有了，問是什麼：勇爺得意道：「今天給拿了四十多個人……幸而我機警，跑得快！沒會給他們抓着。」姊姊問他的担子在那裏，勇爺說：「他們要了，我敢去爭麼？」





「怎樣，阿蘇的爸爸，你倒臉紅起來了」！

這樣，他姊姊也認爲他沒有辦法了。趙老二認爲他再也不該留港，決意叫他回去。事前不通知他，先叫他去種痘。勇爺走到街頭防疫站，看護捉着他的手臂就要劏，他嚷道：「不好！請種在我的腿上，我怕穿衣服擦了它。」女看護睜起眼道：「規定種在手上的！」說完，刀子已種落在他臂上了。

種痘回來，他才明白原來叫他回老家，這一來，他却痛哭流涕了，他怕抽壯丁去打仗，他不願回鄉，他央求了趙老二大半天，趙老二老是搖頭。他沒法，躲在房裏哭了一晚，到天明的時候，他竟然吃了一瓶洗地的臭水，決意自殺了！

可是他沒有死去，醒來了身子在醫院裏，過兩天，恍恍惚惚的換了一個房間，一問，才知是在牢裏，勇爺大吃一驚，問人是什麼道理？人家笑道：「你自殺！」

勇爺始終不明白爲什麼自己要死却變了坐牢，可是，他却並不發愁，因爲他雖然知道趙老二已經把他的名字拿去勸導歸鄉會登記，却也知道歸鄉會始終未送過一個人歸鄉。

甲乙之間

甲：「明晚請來舍下吃飯。」

乙：謝謝你，我恐怕不能來了；我要去看「秦始皇」（劇名）。

甲：「不要緊，帶他一起來好了。」

× × ×

甲：「你的記憶力眞好，能够把這些智識記在心裏。」

乙：「是的，任何東西一經過我的心，都不會忘記的。」

甲：「唔，老友，幾個月前我借給你五塊錢，怎樣呢？」

乙：「呵，那就不同了，那五塊錢的鈔票都經過我的袋子，沒有經過我的心啊。」



「我希望還次給你一個敎訓，犯罪有時是要賠本的」。



「不要這樣，看報的就是我的丈夫呀」。



玻璃時代的「玻璃家庭」

——奕琪作——



「唔信鏡」之好處

「大班，你還佷雪茄抽完沒有」？

七怪輪絲襪圖

林檠作



二蘇（二）

「假如你想深造，你可以晚上十二時後到舍間來練習嗎」？





小風趣

妻子（忿忿然）：「你是懈惰的，你是壞脾氣的，你是無用的東西，你完全是一個騙子！」

丈夫（淡然地）：「是啊，親愛的，沒有一個男子是完善的。」

××××

甲：「你相信有「一見鍾情」那麼一回事麽？」

乙：「是，這省了許多時間了。」

××××

忿怒的父親（發見他的女兒坐在一個青年男子膝上）：「阿嬌，這是甚麽意思？」

女兒：「爸爸，你過十五分鐘再回來，我那時應該知道這是甚麽意思了。」

××××

——醫生，女人比男人活得長壽些，眞的嗎？

——是的，尤其寡婦們。

飲食稅開徵以後

·區揚收·

飲食稅開徵以後，區揚收足足被徵九次，思想起來，好不慘哉！不過慘雖慘，而想落又有協助政府籌措政費之功，等于區揚收幫香港政府維持經費，又好不榮幸之至！

然而五元一徵，每食必抽，終覺肉痛，于是有一日，竟然在重重包圍之中，殺出一條血路。十日來百思不得其法之法，于焉豁然貫通，一勞永逸焉。

原來那日區揚收與三個朋友飲茶，正在暗中計數，因住因住之際，忽然來了一個女客，多年不見，一旦相逢，只好招呼坐落。不料女客到後，竟招得女客的丈夫及其老太，與其女公子而來。于是一閘共擦，區揚收當時心緒之惡劣，的確無以復加。一來因茶資太鉅，二來想起多食一件點心，又將被抽多一抽，那正是：如坐針毡，汗流浹背。

不料埋單之際，細細一看，竟然無抽。區揚收喜出望外之餘，連忙研究，却原來照人頭計數，我們一共八人，食了三十八元七毫，平均計數，每人不到五元，因此免秋也。

還一來區揚收靈機一觸計上心來，翌日飲茶，實行其家庭樂焉。招集全家大小，自姨媽以至女傭阿玲，奶媽之三齡幼子阿牛，一共七八人之多。其中除我本人與一個「主賓」老友之外，其餘各人，對于點心，一于淺嘗輒止。結果埋單，又是免抽。

此日之後，再加推算，此法仍未算十分完密，由下月一日起，凡我到某處飲茶，必預先吩咐家中大小，車輪式而來，來則開茶（最要緊開茶，不可不知！）小坐即去。如是你來我往，我須與一個老友飲茶，而鹽上之茶杯乃多至八九個。還一來，區揚收與老友據案大嚼，亂呼油鷄鹵味，心安理得，不必慌失，失之想住「夠抽夠抽」矣！

事隔三日，眞個是人老就精，鬼老就靈，區揚收又發明一個辦法。可以不必召集家人，以失觀瞻。凡到飲茶之所，首先到處望熟人，不論相識久暫，只要有一面之雅的，馬上連拉帶扯，扯到自已檯上，一言未發，先叫伙計開茶。開茶之後，我的目的已達，隨便與朋友拉扯兩句，就實行送客。送客之後，又找熟人，彷彿自已是個大富翁，想置業，頻頻找物業經紀一樣，人如輪轉，檯上的茶杯又是七八個。于是又伏案大嚼，不知飲食稅為何物矣！

普天之下，莫非傻仔，區揚收一本慈悲為懷，公開本人獨得之祕。此法一傳，可無憾矣。所最顧慮者，只是酒樓茶室老板大起茶價耳。



飯碗出殯圖　因泉作

原子時代西遊記

四蘇

第一回 天上人間同分左右 青年元老互逞機謀

話說孫行者自從西天取經回來，聲名日盛。因爲行者的年紀較輕，在天堂內邊，是屬於少壯派那一類，至於唐僧呢，一來年紀較老，易趨於保守，二來位高勢危，對任何事件，都持得過且過的態度，因而自然而然的，變成了元老派。在初，元老派和少壯派，雖然是兩個系統，也不進是貌合神離而已。到了後來，天堂來了一個傢伙，名爲馬克斯，再來一個傢伙，名爲烈甯。第一個傢伙，看來有點像書獃子，到了天堂以後，也不過是和孔子論難論難，和太上老君談天談天而已，倒不見得有甚麼毛病。祇有第二個傢伙，却是來勢洶洶，一到了天堂，第一個下馬威，就組織了一班羣衆向玉皇大帝請願，第二個下馬威，就是來一次大罷工，連雷公和雨師都被他蠱惑到，話說凡間在一九三五年的秋天，有過一次七七四十九日的大旱，完全沒有下雨行雷，就是受了這一次大罷工的影響。烈甯有幾個口頭禪，一個是甚麼唯物史觀，一個是甚麼階級鬥爭，一個是甚麼辯證法，弄到那些所謂正統派的經濟學者們如史密斯李加圖之流，奔走駭汗，莫名其妙。孟子更動氣，大叫邪說暴行。



一篇經濟論文的資料

孫行者爲人，向來好動，頭腦也有點簡單，聽到這些理論，雖然是不明不白，可是對於請願和罷工的玩意兒，却認爲異常有趣，和馬克斯烈甯十分接近，天堂內邊的人，就向孫行者奉上一個左派領袖的名堂，而唐僧自然是右派領袖了。在唐僧麾下的有一班人才，最傑出的，算是財帛星君，財帛星君不但地產多，而且手頭的外匯也充足，古語說，財可以通神，財帛星君仗着他天文數字的財產收買了不少人才，例爲寫文章的，有莎士比亞，韓愈，蘇東坡，盧梭，嚴復和梁啓超。講理論的，有亞里士多德，孟軻，朱熹和章太炎。軍事方面的人才更多，吳起孫臏克拉芬潘興將軍之流，均是幹部人物。祇有特務方面，財帛星君最屬意於諸葛孔明和劉伯溫，可是臥龍先生却是騎牆派，講起話來，都是不左不右亦左亦右的樣子，過於灰色，得不到唐僧的信任，所以始終以社會賢達的姿態出現。劉伯溫太過信任自已的「燒餅歌」，做

情報的時候，把自己的燒餅歌，寫上幾句，便算交卷，對於無線電和間諜學，不肯大加研究，所以也有點靠不住，幸而戴雨農將軍及時趕到，得膺重任。

至於左派方面，在孫行者的領導下，倒沒有甚麼傑出的人才，理論方面依然是馬克斯，軍事方面依然是烈寧。天堂方面一度盛傳，史太林快要趕到，可是至今還未能證實。

孫行者的集團裏面，人才雖少，可是女同志卻很多。理由就因爲他弄到潘安來做他的左右手。潘安還個傢伙，一顯神通，就拉到孟母做女同志。孟母加入左派，眞的把孟子氣到一佛出世，二佛昇天原來孟子是反共的急先鋒，在生的時候，會當面罵過許行，說：「巨屨小屨同價，人豈爲之哉？」又說：「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天下之通義也。」這都是反馬克斯的理論。又可是潘安把孟母拉入了集團，就把孟子弄到莫知所可，說要反對既不是，說不要反對更不是。

第二個女同志加入的，，就是西施，西施加入的原因，完全因爲潘安比范蠡漂亮，而潘安要西施加入的原因，就因爲想要黨的內面，有一個陶朱公，來和財帛星君作對，可是陶朱公看見潘安，油頭粉面，就一身不高興，所以實際也沒有幫忙。

潘安最失望的，倒是拉到了楊玉環那楊玉環。自稱做小曲皇后，每當開黨務檢討會議的時候，不是嘻嘻哈哈的痴笑就是哼上兩三句小曲，孫行者倒不在乎，烈寧卻氣到要馬上投胎去了。

話說這兩派正式成立以後，明爭暗門，倒是劇烈非常，行者對唐僧，固然是不念師弟之情，唐僧對行者，也認爲野性難馴。唐僧自然未嘗不可以去請佛祖念上幾句緊箍兒、來收服行者，可是在西天內邊，這時卻正闢着宗教門爭。原來佛祖和耶穌基督，還可以和平共處，自從那個謨罕默德來了以後，一手拿着一本可蘭經，一手拿着一把刀，佛祖就有點應付不來，正是泥佛渡江，自身難保，那有工夫來替唐僧念緊箍兒？唐僧既然無法收服行者，自是以後，兩派正明爭暗門，更見劇烈，那正是豈但黨爭塵世有，祇緣禮讓古今難。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未完）

科長不在的時候

西笑集

蕭伯納在某餐室用午膳，一班絃樂隊正在演奏着，但是技術壞得很，蕭老有點煩厭。

他叫侍者來問道：「這班絃樂隊，是請他玩甚麼東西，他就玩甚麼東西的嗎？」

侍者：「那自然的，這是這裏的老規矩。先生，你想他們玩甚麼東西呢？」

蕭伯納：「我想要他們玩一回撲克牌，直至我吃完午飯以後。」

× × ×

有一家鄉村旅店的主人，他口才很好，他好說笑話，但有時不免對一些東西，形容過甚，所以有人說他是一個慌言大家。

一天，從城市中來了一個中年婦人，開口就對他說：「我聽到你是世界上一個最偉大的說慌者，是嗎？」

那酒店的主人說道：「這倒不清楚，照我所知的，你是世界上一個最美麗的婦人。」

× × ×

一個駕駛吉甫車的人對交通警察說：「我這一輛吉甫車雖突破北非的陣線，西西里的陣線，法國的陣線，和德國的陣線——你單是掌着了一盞紅燈，就想阻止他的前進嗎？」

× × ×

邱吉爾某次赴賽馬會，買了一條彩票，贏到一筆鉅款。

騎那匹勝利之馬的騎師走到邱吉爾的面前問道：「邱吉爾先生，這是你賭贏了，你覺得精神很緊張嗎？」

邱吉爾淡然的說道：「那不覺得甚麼，我在第二次歐戰期中，講得更大呢！」



農林專家向遊客說：「這棵樹殉情而死了」。



「親愛的，我今天燒的菜又太鹹了嗎」？



「還有什麼話要說——快點」！

·水笑篇·





懶人刷牙術



子見南子

【短篇小說】

曹二家

房門閉着，一陣淙淙的水聲，繼着就是一個女人高聲的清唱：

「爰采唐矣，
沬之鄉矣；
云誰之思？
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
送我夫淇之上矣！」

歌聲歇了，又是一陣女人的聲音：

「雍渠！雍渠！你把我的肥皂放到那裏去了？你還不把它送進浴室內邊來嗎？……哎呀！你這個雍渠眞是賤種，爲甚麼把我的爽身粉也忘記送進來了，這個人眞配一輩子的做太監，做官者！」

一個面白無鬚油頭粉面的小生走進來，口中喃喃自語道：「這個衞靈公，眞是饞涎欲滴的，整天晚上的纏着人還不算數，今早我有着半個桃子，也給他吃了，倒霉！倒霉！倒霉！」

這個時候，浴室內邊的聲音，更加尖銳的叫出來了：「快把肥皂送進來……」

那小生忽忽忙忙的在梳妝台面前取了一盒肥皂，推門走進浴室內面，柔聲的叫道：

「南子夫人！肥皂在這裏！」

浴室內邊的美人兒，有點慌忙了，把毛巾掩着胸前，因爲毛巾長大，所以自膝以上的部位，也掩蓋起來。站在浴缸上，柳眉倒豎的罵道：「彌子瑕！你怎得無禮，竟走進小寡君的浴室來？」

彌子瑕嬉皮笑臉的道：「那有甚麼要緊，雍渠不是常常走進你的浴室嗎？你剛才不是叫他進來嗎？」

南子道：「這怎能一概而論？雍渠是官者，是沒有本事的；你這個賤人雖沒有丈夫氣，雖是我夫君的玩物，但畢竟不是官者，畢竟還有一點小本事，你怎可以走進小寡君的浴室來呢？」

彌子瑕露出一點奸狡的微笑，柔聲說道：「夫人！你眞是沒有心肝的了，剛才你不是差遣雍渠到了遽伯玉丞相的家中嗎？」

南子喝道：「休要胡說，我和遽伯玉非親非故，怎會差遣雍渠到這老頭兒的家中？」

彌子瑕的笑，更笑得奸狡了：「南子夫人，你不要瞞我了，子路和孔老二，現在再到了衞國（註一），住在遽伯玉的家中，這就是你要差遣雍渠到遽伯玉家中的理由，一心向子路送情書。」說時露出了一點勝利的微笑，像是揭發了人家的陰私似的，同時放出一點輕薄相來。

南子聽到了子路兩個字，知道秘密已破，不由得吃一驚，浴巾幾乎掉下缸中，連忙拾起，彌子瑕眼明手快，飽餐了一頓秀色。

南子有點躊躇，莫知所可，要待發作，分明彌子瑕已把着自已的



「侍者，請給我在音樂台附近找一個座位」。

「痛脚」，說要退讓，則彌子瑕分明是自已的情敵。雖然彌子瑕和自已的性別不同，同時這個行將就木的衞靈公，也不會給自已以怎樣的滿足，給彌子瑕爭去了也不在乎，不過，女人家的心胸畢竟是淺窄的，這點氣無論怎樣都下不過來。那時祇得硬着頭皮駡道：「你更是胡說了，孔老二到衞國，向來是住在顏讎由的家中的（註二），你說孔子住在遽伯玉的家中，這可見你是胡說了，你快給我滾出去！」

彌子瑕不但沒有出去，而且竟走近南子的身前一步來，說道：「夫人，你消息不及我那樣靈通了，原來孔老二住在顏讎由家內的時候，子路和這個顏老頭的姨太太，弄上一點不名譽之事，給他打走，所以孔子再來衞國，就不好意思住在顏老頭的家中，而顏老頭也取名叫做讎由，表示和仲由做不共戴天之讎的意思。」

南子歎道：「你們男子都是靠不住的，像子路那樣海誓山盟，而竟會二三其德……」說到這裏，就戛然而止，似恐怕給彌子瑕知道了更多的秘密。

彌子瑕道：「夫人，你不要再吞吞吐吐了，你和子路的霧水姻緣，那愁我還不曉得？老實講，衞君也已經有一點風聞了，祇因爲我替你維護，你才能安然無事。」

南子紅泛了臉，勉強的說道：「就算衞君知道了又怎樣？」

彌子瑕道：「衞靈公之暴虐，你是曉得的，我們都是與虎同睡的人，難道還敢强嘴嗎？你要看一看太子蒯聵，一觸怒了他，就被他驅逐出境子。」

南子不禁默然，彌子瑕再進一步，動起手來。南子嘻的一聲笑起來，說道：「唉，你這寃家，我依你是可以的，不過，你不要用衞靈公那一套，我不像你，是吃不消的。」彌子瑕道：「那自然！」一陣沉默之後，房中又是歌聲，却是彌子瑕唱的了：

「手如柔荑，
膚如凝脂，
領如猶齊，
齒如瓠犀，
衞侯之妻，
東宮之妹，
邢侯之姨！」

××××

南子睡在床上，很慵倦似的，雍渠推門進來，南子向他招手，他就坐在南子的床沿。南子道：「子路來到了衞國了嗎？」雍渠道：「是的，他昨天晚上到了，據他說，他今天倦得很，還要來一次晝寢，他今天晚上才約夫人到外邊吃飯，吃完飯再到溱洧河上玩艇兒。」



是的，這確是幸福的婚姻。假如有機會，我倒想再試一次」！

恭候夜歸人

魯歷作



南子歎道：「男人們却是靠不住的，他未必是耆瘦，就算耆瘦，大概是和顏讎由老頭兒的姨太太耆瘦罷？」

雍渠道：「你怎會曉得他和顏二太的事？」

南子道：「那是彌子瑕告訴我的。」雍渠還沒有作聲，南子却附着雍渠的耳朵說道：「彌子瑕這個傢伙眞壞透了，剛才我洗澡，你沒有把肥皂和撲身粉送進來。我一時大意，忘記了你已替我帶信給子路了，我叫你送肥皂進來，却被彌子瑕聽到，他竟走到我的浴室內面，那時，我早脫得精光了，眞是怪難爲情的……」這個時候，南子又附着雍渠耳邊，唧唧噥噥的說了半天，南子紅泛了雙頰，而雍渠却一點都不動情，木然地坐在床沿。南子突然縮了手，失聲叫道：「你眞是一個標準的太監，看你聽到這一個故事，你還是像一條小蠶虫似的！」

雍渠紅暈了眼，歎道：「那祇有怪我的父母不近人情，還有甚麼好說！」

兩人沉默了一會兒，雍渠突然柔順地問道：「夫人，你愛我，你可憐我，我是萬分感激的，我現在有一個小請求，未悉夫人能否答應？」

南子道：「我總可以幫忙你的，你儘管說罷。」

雍渠道：「剛才我去見子路，恰巧遇到他的老師孔老二，他見了我，馬上伸手到他的懷中，掏出了一份贄敬送給我，我說，無功不能受祿，他却說，士相見必先贄，這是周公之禮。我見他禮義甚週，我就設法探討他的口風。原來他向我表示，他已經三月無君，皇皇如也，他又說，南子夫人早已定下一個規矩，凡到衞國見寡君者，必先見小寡君，他無非是想夫人見他一面，由夫人帶他往見衞君。我既是受了人家之托，望夫人成全則個。」

南子道：「那是易事，橫豎今天我下午有空，我就去見他罷，而且，我聽說，他對於禮樂射御書數，都很精通的，御就是駕駛汽車，我久想學習了，你叫車夫開車送我去罷。去了之後，我就請孔老二自駛汽車，送我到溱洧

河畔，那裏人疏，我便可以學習，順便吸一吸新鮮空氣！」

南子說完，就從床上起來，雍渠扶着香肩，剛起至一半，哎喲一聲，椎一椎腰，又復倒在床上，駡道：「殺千刀的彌子瑕，看他一個白面書生，不料却兇到這樣的程度！呀！我曉得了，他也許是從衞靈公那裏，偷到甚麼藥物來吃了！」雍渠祇是點頭稱是，再扶她起來，她慵慵地移到妝台，理髮傅粉。

× × ×

一輛油碧車，風馳電掣的駛到淆河轉角的地方，停了下來（註三）。孔子拿出了手巾，抹一抹面上的灰塵。南子贊嘆道：「孔老先生，你眞不愧爲一代的名儒，看你駛汽車的技術，眞是衞國內邊所少有的，這回眞要魯材衞用了。」

孔子聽到，歡喜非常，說道：「儒爲席上之珍以待聘，夙夜求學以待問，丘也好古敏以求之，可以仕則仕！」

說是遲，那時快，另外一輛油碧車，也迎面而來，因爲看到了孔子，就停下來，駛車的女郎，正是顏二太，坐在她旁邊的，却是孔子的好學生子路，頭髮亂亂的，也許由於風大，也許由於睡過覺得沒有梳好。子路看到了孔子，南子看到了顏二太，都不很高與，用文言來說，就是「不悅」。孔子看到這種形勢，就心知不妙，開了車門，走到子路的車旁，叫聲子路，子路這時，眞是左右爲難，座師之情，既不能不念，而禁嚮在心頭，也不能放過，正在欲答不答之間，孔子却運用外交手腕，劈頭第一句就說：「我和南子，自問無他，假如你不信，我馬上可以誓願。」子路還沒有答話，孔子却高舉了右手，朗誦誓詞曰：

余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子路說：「我以前問過你，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你說，必也正名乎！試問：兩個人開汽車來到這裏，也是正名嗎？」

子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顏二太看看形勢，一來覺得他們師生之間，不難會鬧出亂子，二來看見南子怒目而視，就知她心懷醋意，所謂貧不與富敵，富不與官爭，何況她是一國的冢婦？於是拉開了子路，發動機關，駛車風馳電掣而去。

孔子吸了一口塵，嘆道：「野哉由也！不得其死焉！」

（註一）史記孔子世家，孔子至衞凡三次，去衞，三年復返，適晉，不果，又返衞。

（註二）孟子：「孔子於衞主顏讎由。」史記孔子世家：「返乎衞，主蘧伯玉家，靈公夫人有南子者……」。足見子見南子，在第二次返衞之後，而是時適主蘧伯玉家。請參看崔東壁洙泗考信錄。

（註三）孔子會與南子，乘車而過市，見史記及淮南子，並非揑造。

馮宏道按：讀二家此文，知其讀書已有進境，蓋已脫經古文家之樊籬矣。本文或有一部份讀者，認爲過於大膽，其實乃誤信孔子家語之過，孔子家語述孔子在衞，祇記衞靈公見飛鴻事，而不言見南子，不知孔子家語，實僞書也，經今文學家已言之甚詳。子見南子，見於論語，見於史記孔子世家，見於淮南子泰族訓，見於鹽鐵論論儒，豈僞說哉？

孔子右出公而見南子，吾人寧能爲聖人諱過？孔子得君以行道，以得君爲手段，而以行道爲目的，此儒者守經行權之義也，濟民心切而已，至宋儒始腹非心議，曲信僞書，近世八股先生又聲附之，吾願舉迂謬書生，盡付諸東流！

●獄中集●

愛惜陽光



運動之益　魯歷作




旁觀者清
魯歷作
「假如我們不是把房子頂給人家，恐怕一生也沒有機會領略兵頭花園這樣的夜色吧」。
明明漫畫
小袁作
?!
如法施用
生髮香油
觀瞻不雅
爆炸疑案
陳子多作

「不要宣佈阿鳳的訂婚消息，原來黃小三是跪下來縛鞋帶，不是求婚哩」！

「我剛才被人騙去了十多萬元，請脫去我的智慧牙罷」。

「是的，太太，老爺同陳姑娘在樓上」。

安全溜冰術

中南電機織染廠

專織上等布疋　運銷國內外各埠

廠址香港九龍城南角道八號至十六號 電報掛號○一八一 電話五六四九○

註冊商標



TRADE MARK

CHUNG NAM WEAVING FACTORY

Manufacture of various KINDS OF CLOTHS

Best Quality & Fast Colour Export to Foreign Countries

8—16 NAM KOK Road Kowloon city HONGKONG Tel. 56490 Cable add. "0181"

聯合橡膠廠出品

雙環商標

UNITED RUBBER WORKS

款式新穎・時代出品
步履舒適・國貨特色

呔質堅固・負重致遠
保無洩氣・交通利器

九龍青山道興華街地段二八七○ 電話五七八六一

N. K. I. L. 2870 Hing Wah Street Castle Road Kowloon Tel. 57861

萬人週報 增刊

漫畫漫話

宏興

鷓鴣菜

兒科聖藥

漢傑

粵行・一德路弍三五號
滬行・南京路七四三號
港行・莊士敦道一九一號

每本零售港幣四毫

